

「一個太陽，一個月亮， 一條河，六個山」

文——楊蕙如 公共服務組

圖——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對於甘耀明而言，《邦查女孩》記載著他對於整個1970年代的解讀。這部小說不僅僅是愛情故事，更透露了作家以各式各樣生命經驗的提煉穿插其間，當《邦查女孩》付梓那刻起，作者已退出小說內容場景舞臺，以文本生命開始串聯或引發另一段生命經驗或故事的延伸。

「走了多久？」

「一個太陽，一個月亮，一條河，六個山。」

這是動人的愛情故事，她為他蓋一間學校，他為她犧牲了摯愛。

深秋11月的臺南，我們閱讀著《邦查女孩》，循著書封上的導引文字，懷著長久的等待，期盼著作家帶來愛情書寫背後的情事、實地裡山林曾經發生過什麼事，跨越國界時空長期書寫下的甘耀明是以什麼樣的想像與信念堅持，鋪陳這一段長篇故事，種種隨著閱讀加深，內心提問不斷成形，加速著我們對於作家來臨那刻前的想望。

那天11月29日，作家甘耀明像剛下山的鄰家男孩般，揹著簡易背包，混搭休閒鞋履來到臺南，準備好引領我們一同尋訪一條除了愛情故事與臺灣1970年代的山林風貌之外，由作家親身經歷土地的蹂躪後，所誘發的自然情感書懷與關注課題。我們預期裡面將充滿著書寫功課過程裡的辛勤磨難、創作煎熬與挑戰。而共同參與的成大同學也形容他們第一次與作家相遇的觀察：「作家甘耀明的外表相當符合世人賦予寫作者的刻板印象：高瘦斯文，說起話來溫柔，聲音裡帶有一種宛如湖水漣漪般的魔力。」

以細節鋪陳，讓讀者更加瞭解

甘耀明以「小說之外」主題與學生分享，內容環繞在臺灣島嶼1970年代部分歷史資料探查，與山林生活細節掌握。故事主軸由「殺刀王」帕吉魯開場，然卻由女主角古阿霞視角貫穿導引，以日常微觀鋪陳走向時代變化巨觀描寫，場景自花蓮市寫到摩里沙卡林場又駐足於玉里甚而最後幾乎走遍了整個臺灣。甘耀明以小說承載著一個龐大故事，或是歷史記憶，透過四十餘萬字的篇幅輻射出臺灣社會六〇年至七〇年代間的劇變十年，這裡面充滿了我們熟悉的兩次石油危機、十大建設的開展、臺日斷交與臺美斷交，以及1979



作家甘耀明分享田野踏查歷程。

年末的美麗島事件等。在那樣的年代裡，臺灣就好比是一介風雨飄搖的孤帆。而作家甘耀明生於在那樣的時代背景裡，親眼目睹也有所感觸，而這也許是為什麼《邦查女孩》的尾聲結束於七〇年代的伏筆安排。那年正巧是北迴鐵路即將開入花蓮的重要時刻。

課堂分享中，甘耀明以自身爬山經驗出發，述說1999年攀登大霸尖山攻頂的內心膠著與體能極限挑戰歷程，進入山林所學的知識探掘，累積了甘耀明書寫山林的真實力道，所有的切身收穫化為小說情節的養分；而在東華大學唸書的機緣讓他接觸摩里沙卡，展開偏鄉裡的部落調查採訪等。作家甘耀明耐得住沉寂，將田野資料化身為各個角色的安排與場景的模擬想像轉化為細膩文字，是為了讓山林更具有說服力，讓土地與生活間的互動更真實，更容易讓讀者走入這個小說中的魔幻時刻。

與小說主題道別

從臺灣客家文學代表作家到新鄉土文學家等文壇稱謂來看，我感覺作家甘耀明其實更想以小說作品註記其人生經驗中的各項知識體系與價值觀等過程建立，書寫素材已經落在日常生活遭遇裡積累成冊，當啟動創作能量的那一刻到來，成熟而步步安筆當下，以五年時光琢磨創作結晶《邦查女孩》。

「當小說完成的那一刻起，我已全然明白並開始道別。」甘耀明說到，當然每位作家心中應都會預設一個理想的讀者形象，這個讀者其實就是一開始的想像，它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渴望，而對於甘耀明而言，《邦查女孩》記載著他對於整個1970年代的解讀。這部小說不僅僅是愛情故事，更透露了作家以各式各樣生命經驗的提煉穿插其間，當《邦查女孩》付梓那一刻起，作者已退出小說內容場景舞臺，以文本生命開始串聯或引發另一段生命經驗或故事的延伸。☒